

生先森彥鄭的識認我

我認識的鄭彥棻先生

羅才榮

不過國旗褪色了顯得陳舊，我回到台北，曾經買一幅新國旗郵寄給他。

這是一篇無關重要的小文章，竟然引起彥棻先生的關注，還來電話鼓勵，足見彥棻先生愛國的熱忱，可作爲我們的表率。

他鼓勵我「要多寫文章」。他是看見我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的一篇「小城的國旗」有了感觸，所以打了這通電話。

「小城的國旗」，是描寫我在美加旅行，停宿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城中，到一間中國餐館去吃飯，吃完飯付帳的時候看見櫃台上插了一幅小國旗，我才和老板談話，知道他是海軍退伍的，在國外流浪，他有意標明是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所以非常珍惜這幅國旗，有一天，幾個共幹去吃饭，要他「把這幅國旗拿走」，因爲他們看不慣，他說：「我可以不做這筆生意，我不能拿走國旗。」又說：「你看不慣但有些人尊重它呢？」

當時我問他的尊姓大名，他對我說姓黃名鶴

愛國情操。

在路上一直在想這位黃鶴先生真是有高度的不是採納了彥棻先生的建議，我不能隨意猜測，

二

在抗戰時期，我在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市支團工作，那時彥棻先生在中央團部工作，彼此間差距很遠，我只是在公開場合常常看見這位長官而已，一直到抗戰結束之後，青年團在廬山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的座位剛好排在彥棻先生背後，我隨意看見彥棻先生常常翻閱一冊稿子，好像是「合併團以改造黨」（原文記不清了，大意如此），內容我看不清楚，只是望文生義而已，當時的情況是黨團鬥爭異常激烈，勢必研討一個解決的辦法，一些偏激的團的同志都主張將青年團發展爲一個第二大黨，醞釀積極，而彥棻先生却主張「併團以改造黨」，其理智的判斷，值得佩服，真可是中流砥柱。不久黨團就合併了，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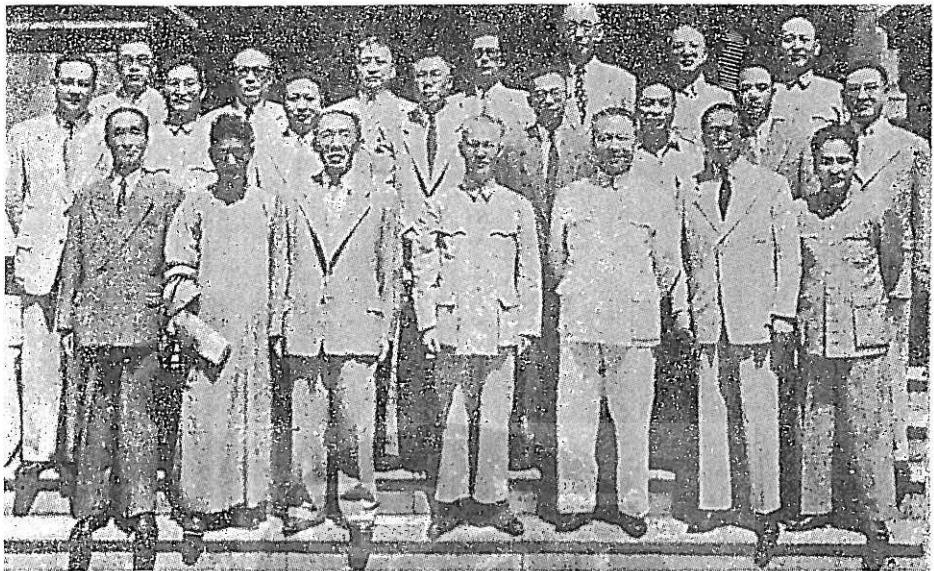
但至少黨團合併問題彥棻先生早有構想，歷史作了見證，因爲黨團合併之後不久黨就改造了，爲國民黨再一度創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我不能不欽佩彥棻先生的先見和遠見。

三

三八年時局逆轉，我在重慶市黨部任副主任委員，當時，彥棻先生任中央黨部祕書長，中央黨部遷重慶，隨即遷成都，工作同志一再轉進，有的還攜有家眷，都得到彥棻先生的照顧，在那樣混亂的局面之下，安然抵達台灣，我記得在成都的雙流機場搭乘飛機，同行的都是各省市的黨工同志如傅啓學、陳拌嶺、袁永馥，還有東北

退下的黨工同志，當袁永馥去見他，他嚴肅的說：「你應留在西康。」當時西康還未淪陷，袁是西康省黨部的副主任委員，所以彥棻先生要他留下，袁雖未曾留下，但可見在危難緊急的關頭，彥棻先生仍能堅持原則，讓當走的走，當留的留，十分可佩。

四



蔡彥先右排前：影合人員會組各及員委造政央中黨民國國中月八九年三十三民
（黨）倫家羅、誠陳（任主組二兼）剛正谷（委主會委財）鈞鴻俞（任主組三第兼）
、（長書秘副）濤宏周（任主組四兼）誠自蕭：起右排二、藩道張、膺狀（委主會史
長書秘副）翔鳳谷（長書秘兼）昀其張、（任主組一兼）屏雪陳、生先國經蔣姍總今
兼）謙守袁（任主組七兼）澄郭：起右排三。煥昌沈（委主會練訓部幹）煌耀萬（
。）（任主組六）縱唐、中健胡（委主會計設）琴書崔、東震連、白虛曾（任主組五
。

三十九年黨改造了，彭文先生任改造委員兼第二組主任，我在第三組主任，先生主持二組任副主任，主管特種黨務，彭文先生主持二組任副主任，主

民國七十年七月間，我的同鄉席德進先生，患癌症生命即將終了，他是一個畫家，台北三居，只因工作性質不同，除在會議場合見面外，平時很少接觸，當時爭取海外華僑的工作十分重要，彭文先生的工作十分重要，在一個人身上，俱備了「愛國的情操」「遠大的理想」「同志的關愛」「工作的貢獻」和「純樸的感情」這個人縱使平凡也是偉大，我就以

還有僑生政策，也是彭文先生所創始的，這個政策執行以來，效果相當良好，不但使華僑青年人，接受了中國文化的薰陶，且使華僑社會留下了很深的根，這是彭文先生對國家的貢獻。

五

民國七十年七月間，我的同鄉席德進先生，患癌症生命即將終了，他是一個畫家，台北三家庭畫廊，特為他舉辦回顧展，我曾到三家畫廊去看，在每一處都遇見彭文先生，當時我以為彭文先生有鑑賞畫的愛好，後來席德進逝世了，我在殯儀館又看見彭文先生坐在那裏，面容悲戚，歷久不去，我想不通一個政治上活動的人物，如何對一個畫家有這份情感，後來在「中外雜誌」上讀到彭文先生追思席德進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們之間的認識經過，席德進先生還為他畫了一幅像，這種純樸的感情，只有性情中人才有，我在彭文先生身上發現了。

我們雖然是失去了大陸，但爭回了海外的僑心，記得有一年我訪問泰國，到大城，華僑宋君陪我去參觀大佛，大佛是臥式，睡在空闊的草原上，宋君告訴我，國內領導人士到這個地方來的只有鄭文先生一人，可見他的言行給華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來，每逢十月慶典，全球華僑，同國參加慶祝的達三萬餘人，這何常不是彭文先生長遠的影響。